

论洛夫诗歌辞格运用的特点及审美效果

邱凌,谢树清^①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0)

[摘要] 洛夫的诗歌语言富有张力和魔性,不仅辞格种类丰富,运用贴切,而且具有独创性,兼具现代和古典气质。多种辞格的运用使洛夫的诗歌有着独特的审美内涵,也使汉字的张力、弹性、象征等长处发挥到极致,从而体现了诗人再造汉语之美的新主张。

[关键词] 洛夫; 诗歌; 辞格; 诗歌审美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6)01-0106-05

洛夫,世界华语诗坛的泰斗,台湾现代诗坛最杰出和最具震撼力的诗人,被余光中称为“五十年代屹立迄今的寥寥几座活火山之一”。他一生“迷恋于诗,而鲜作其他文体的尝试”^[1],18岁开始文学创作,一共发表诗集37部。2001年,七十三岁高龄的他又凭借长诗《漂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再次掀起了一股研究洛夫诗歌的热潮。

“诗魔”洛夫的诗语言变化多端,奇异诡谲,富有张力和魔性。洛夫在自己的诗论中曾说道:“诗的语言不仅仅是组织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创新的问题,而是‘魔法’的问题。上帝遣诗人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因为这个世界上腐朽的事情太多,神奇的事情太少。如何化腐朽为神奇,这是诗人的课题。”^[2]

洛夫为此在语言上进行了很多尝试,其中对辞格的运用更是匠心独运、令人称奇。诗学家李英豪在其《论洛夫〈石室之死亡〉》中指出,洛夫是最能使意象和修辞的张力达到自给自足的一个。在诗人笔下,他尝试打破语言惯性的束缚,抓住物象的某些属性和某些形象特征进行巧妙地缝接,赋予辞格巨大的表现魔力——不仅使全诗语言简洁,意象丰奇,而且造成了诗的视觉跳跃的艺术效果,平添了语感的奇崛和意境的曲幻,一次次成功地将情感奇遇的文字转换为“文字的奇遇”。

一 洛夫诗歌中辞格运用的特点

(一) 种类丰富

据笔者统计,洛夫诗歌一共涉及辞格20种,其

中体现语言联系美的有:比喻、比拟、借代、象征、引用、移就、通感、摹绘、呼告;体现语言均衡美的有:对偶、对比、排比、顶真;体现语言侧重美的有:反复、叠字、反问、设问、映衬;体现语言变化美的有:夸张、双关,其中以比喻和比拟的数量最多。本文主要选取洛夫诗歌中能体现其语言艺术特点的辞格类型加以分析,包括比喻、比拟、通感、对比、顶真。

1、比喻

比喻,就是在描写事物或说明道理时,用同它有相似点的别的事物或道理来打比方。比喻的运用可以引起人们的联想,把陌生的东西变为熟悉的东西,使深奥的道理浅显化,让抽象的事理具体化、形象化。如:

例1: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 / 乱如风中的散发(《边界望乡》)

余光中先生曾说过洛夫是“用伤口唱歌的人”^[3],我们说,《边界望乡》即为他用远离故土的心灵上的“文化”伤口唱出的撼人心魄的“歌”^[4]。在这一句明喻的运用中,本体“乡愁”是人内心的一种情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喻体“散发”则是人体常见的一种外貌特征,二者不相连属,但是诗人却独具慧心,将乡愁给人带来的难以名状的感受附着在看得见的“散发”上,特别是给“散发”加上“风中的”这一定语,让人联想到风中散发的飘零、紊乱,乡愁的无可依附和剪不断、理还乱的感受就跃然纸上了,这与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

[收稿日期] 2015-10-26

[基金项目] 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校级社科研究基地“古代湖湘地域文学文化生态研究基地”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邱凌(1974-),女,湖南湘潭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① 衡阳市田家炳中学教师。

向东流”和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在艺术效果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意象的选择上却增添了一份新意。

例2:晚钟 / 是游客下山的小路(《金龙禅寺》)

这属于暗喻。“晚钟”怎么会是“小路”呢?这让人捉摸不透。原来诗句想要表达的本义是:傍晚,游客伴着禅寺的钟声,循着小路下山。但诗人却打破常规,另辟蹊径,根据游客依循着“晚钟”和“小路”的共同点,把“晚钟”比作“小路”,达到了一种奇异的艺术效果,既含蓄地表达了这一事实,又增加了诗歌的禅意色彩,让人回味无穷。

比喻在洛夫的诗歌中是最重要的修辞格之一,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丰富。洛夫在运用比喻时,尤其擅长把完全不同类的事物通过极细微的相似点加以类比,破除习惯的说法与用法,化腐朽为神奇,化平凡为绝妙,用最精炼的语言传达出最丰富的情感,将语言的张力发挥到极致。

2、比拟

比拟就是根据感情的需要,故意把物当作人,把人当作物,或把甲物当作乙物,或把抽象概念当作人或物来描述,最终达到“人物交融”的一种修辞方式。洛夫诗中比拟的运用常借助破俗法和超长搭配以突破词语传统的配置与组合关系,使句子充满新意,给人以猛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持久的灵魂震撼力,获得出乎意料的表达效果。例如:

例3:我的马儿 / 边走边嚼着风景(《鞭之外》)

例4:独自藏身在书房中 / 沉静的 / 坐看落日从窗口蹑足走过

我拉起窗帘 / 夜急速而降 / 赶来为我缝制一袭黑衫

——(《血的再版》)

例3中马儿并不会欣赏风景,说马儿“嚼着风景”是赋予其以人的感受和行为,可以唤起人们的联想,使读者捕捉到“我”边走边欣赏风景时的惬意的意境。

例4《血的再版》中的诗句,这是一首诗人悼念母亲的诗。忽闻母亲过世,诗人悲痛不已,以拟人化的“落日”和“夜”烘托抒情主人公的悲痛心情。落日的“蹑足走过”既是时间的流逝,又是为了不忍惊扰浸沉在沉重悲恸中的“我”,虽然落日西沉原本悄无声息。而夜“赶来为我缝制一袭黑衫”,更堪称神来之笔,以黑夜为“我”赶制丧服,烘托悲伤的气氛。诗人以客观的对应物来状写主体的情绪,或者毋宁说,诗人以情感的方式将诗意的主体性投射到

客观的环境中去,以原本相对静态的“落日”和“夜”的动态,来反衬原本相对动态的“我”的静态,新颖而生动地写出了丧母的“我”在“沉静的”外表下噬心镂骨的丧母巨痛。

3、通感

通感又叫“移觉”,是指在描写客观事物时,凭借人们各种感觉间的息息相通,用形象的语言把这一感官上的感受移到另一感官上,使感觉转移。洛夫诗中常用大胆新奇、与众不同的通感来表现平常的事物,使物象变得或熟悉或陌生,或具体或抽象,或鲜明或模糊,让读者通过充分的联想,沟通各种感觉,体会其中的奥妙。例如:

例5:而雪的声音如此暴躁 / 犹之鳄鱼的肤色

死亡的声音如此温婉 / 犹之孔雀的前额

——(《石室之死亡(十二首)》)

把雪落的声音比作鳄鱼的肤色,把死亡的声音比作孔雀的前额,是听觉到视觉的转移,此外还运用了拟人和比喻,抓住鳄鱼形象的丑陋、凶狠、暴虐,它的肤色深灰或深黑给人的压抑、丑陋的感觉与“暴躁”对应,孔雀前额的美丽、端庄与“温婉”对应,准确而传神地写出了两种抽象的声音给人的具体的不同的感觉。

例6:月光的肌肉何其苍白 / 而我时间的皮肤逐渐变黑 / 在风中 / 一层层脱落(《时间之伤》)

月光属于不可触摸、无法把握的视觉,而肌肉则是可触摸的、富有质感的物质。这里不仅是视觉与触觉的交错变换,而且还运用了隐喻。时间原是抽象的概念,而在诗人的笔下,却变成具象的皮肤,通感的独特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让人感受到时光的无情。

4、对比

对比,又叫“对照”,把两种相反、相对的事物或同一事物相反、相对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突出事物之间的矛盾,揭示出事物的本质,表现作者鲜明的爱憎感情。洛夫就常常用他手中点石成金的“魔笔”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对抗力进行对比和转换,使之由不和谐的因素重新组成一种和谐因素,使读者从熟知的世界中,获得新的经验和令人惊奇的发现。例如:

例7:潮来潮去 / 左边的鞋印才下午 / 右边的鞋印已黄昏了(《烟之外》)

这句诗情景交融,“左边”与“右边”、“下午”与“黄昏”的强烈对比将时间的推移用两个鞋印表达出来,将聚与散、分与合的伤感诗意化了,真是既大胆,又新奇,又美!唐朝李商隐诗云:“此情可待成

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或许,多情的诗人,依然深深地陷在无法逃开的惆怅与执着中,曾经的激情,无奈中渐渐趋于平淡,无法释然也终究只得归于一声叹息了……。

5、顶真

顶真,又叫“联珠”,就是用上文的结尾的词或短语作为下文的开头,使得语句首尾相连,下递上接,结构紧凑,语气贯通。

例8:在《诗人的墓志铭》中,

“你纯粹的眼,亦如你逃逸的脚/你逃逸的脚,亦如你反抗的发/你反抗的发,亦如你痴愚的唇/你痴愚的唇,亦如你哀伤的血/你哀伤的血,亦如你化灰后的白”

眼、脚、发、唇、血是人的身体部位,客观存在,诗人用主观感情色彩很浓的词语来修饰它们,本就让人耳目一新,又用顶真的辞格将感情一气贯通,诗意随着句式的变换逐步递进,亦是对“永远出发,永无止境”的诗路探索历程的写照。

同样,《白色墓园》也用这种写法。此诗上下两节各二十个“白的”,上节列在句头,下节置于句尾,既有图像味,又有现场感。诗人在这首诗的“后记”中也说:“两节上下‘白的’二字的安排,不仅具有绘画性,同时也是语法,与诗本身为一体,可与上下诗行连读。”

洛夫诗歌中主要运用的辞格有19种,除了上面具体分析8种外,还有映衬、移就等。例如《未寄》中,作者远走他乡,为着忘却为着空静为着追求孤寂中的那份淡远与超然,不料树欲静而风不止,作者先是心动,疑似“有人叩门”,遂扫落叶以排遣,之后是眼动,看到“一只知更鸟衔着一匹艾草,打从窗口飞过”,思乡之情更加浓烈,由此诗人顺笔落下一声叹息:“这时才知道你是多向往灰尘的寂寞”——这里运用了反衬,看似刻意求静,实则人非尘土,更衬托出那动的必然,动的深切与无奈。

《且说雨巷》中“点点滴滴落在伞上落在巷子里/落在诗人湿漉漉的/擦不干的闲愁里”,《因为风的缘故》中“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这两句用移就的修辞,移物于人,把描写事物的词语有意识地移用来描写人,化抽象为具体,使看不见的闲愁和难以言状的妩媚更有质感,写出了闲愁的不能排解和妩媚的动人。

洛夫诗歌中不仅辞格多,而且很多辞格的内部类别也比较齐全。例如比喻辞格,有明喻、暗喻、较喻、博喻等多种形式。如在《石室之死亡》中“你

是未醒的睡莲/避暑的比目鱼/你是踟蹰于竖琴上一闲散的无名指”运用博喻,作者用三个喻体来作比,将抽象的死亡具象化,引起人们的无限联想。又如在《香港的月光》中,而香港的月光比猫轻/比蛇冷/比隔壁自来水管的漏滴/还要虚无。运用的则是较喻,作者不仅抓住了事物之间的细微共同点并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说明月光比这虚无的声音还有虚无,虽然这一说法带有诗人自己主观感情的强烈夸张,但我们却在这种新奇的较喻中感受到了月光的鲜明特征,从而与作者产生共鸣。

比拟辞格的运用,不仅有拟人,也有大量的拟物,如在《边界望乡》中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严重的内伤。古典的“断肠”为现代的“内伤”所取代,一贯主体化的乡愁,摇身一变而为客体,而且在膨胀(“扩大数十倍”)、飞动(“迎面飞来”),把诗人撞成了“严重的内伤”^[5]。作者把望远镜中突现远山给人带来的突兀猛烈的视觉冲击比作山迎面飞来把人撞伤,“飞”与“撞”的比拟效果不可小觑,表现出诗人的“近乡情怯”的愁绪,这种被撞而伤的场景本是一种语言的虚构,却表达了诗情上最大的真实。

对偶在诗中以反对的形式居多,但也不乏正对的形式。如《车上读杜甫》中“再多的醒/无非是颠沛/无非是泥泞中的浅一脚深一脚/再多的诗/无非是血痞/无非是伤痕中的青一块紫一块”,这是正对,句式工整,语义上相互补充,语气上一气呵成,生动地描绘出杜甫清醒时的坎坷艰难、写诗时的触怀伤情,深刻地表现了杜甫颠沛流离的悲惨身世和心忧天下的博大胸襟。

(二)具有独创性

洛夫是语言的历险家,他的诗歌独创性强,凸显出诗人的奇异灵感和非凡的语言功力。他认为诗歌语言应该使平凡而互不相干的、或相互矛盾的事物作一种新颖而突然的结合,以产生一种新的美学关系,目的在求得一种惊奇效果。

如:《山色之外》这首诗中“我们来了,群树纷纷向秋天窜逃/我们是一队吃绿色的兽/天空驮全部的蔚蓝扑击而下/山躺着仰望”,这句本来的诗意是:秋天,我们来到山中,山上的树木已经褪去了绿意,天空显得格外澄净,格外高远,相比之下,山是那么矮小。可如果像这样平铺直叙的话,就显得索然无味,毫无新意,于是诗人用比拟的手法另辟蹊径,将秋天的天空给人的更为蔚蓝、高远的静态感觉,用“天空的扑击而下”和“山的躺着仰望”的动感表现出来,动静置换,妙不可言,使诗句具有非同寻

常的表达效果。

(三)贴切且富有张力

洛夫诗中的辞格,虽然想象瑰丽奇特,但遣词造句也颇为讲究,用词不仅贴切,而且也不失张力,在准确的前提下将语言的弹性发挥到极致。如

例9:怎么也想不起你是如何瘦的/瘦得如一句箫声/试以双手握你/你却躲躲闪闪于七孔之间(《回响》)

例10:她确实消瘦了许多/瘦得如夏日细细的蝉鸣(《西湖瘦了》)

例11:好瘦好瘦的一位书生/瘦得/犹如一支精致的狼毫(《与李贺共饮》)

这三个例子都是用比喻来描写主语的“瘦”,以新鲜、生动的形式,来达至观感上的表现力,语意富有魔性和张力,但仔细观察,却又各有特点,十分符合各自的诗意。第一个例子,把瘦的体态比喻为“一句箫声”,将视觉转换为听觉,让人由箫声的清幽哀婉联想到人是什么样的瘦啊,喻体与题目相应;第二个例子,把瘦的体态比喻为“夏日细细的蝉鸣”,也是换视觉为听觉,题目“西湖瘦了”让人联想到湖边堤岸上的杨柳,夏天有树就有蝉鸣,这样一想,诗人这么写也并非无迹可寻,还是十分符合常理的;第三个例子,把瘦的体态比喻为“一支精致的狼毫”,因为诗人此刻正在与“诗鬼”李贺共饮,两位大诗人一起,自然免不了舞文弄墨,切磋技艺了!

(四)兼具“现代”与“古典”气质

这里的“现代”与“古典”不是两个不同的时空概念,而是代表了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古典诗学两种不同的文学体系。在洛夫的人生经历中,他一直受到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熏陶,他的精神一方面侧重于极具现代特质的现代思想,另一方面则是对传统古典美学的迷恋与寻索,因此他的诗“得西方诗质之神而扩展东方诗美之气宇,取古典诗质之魂而丰润现代诗美之风韵”^[6]。洛夫可以将传统的汉语辞格自由运用,同时又用象征、荒诞、意识流、超现实等西方现代诗歌技巧加以补充,极大地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扩展了诗的意境。例如《和你和我和蜡烛》一诗中“蜡烛,搂着夜喂奶/夜胖了/而蜡烛在瘦下去”,用拟人来写“夜深了,蜡烛渐渐燃尽”的过程,又加上了荒诞的表现手法,使诗意显得曲折、诡谲。

三 洛夫诗歌辞格运用的独特效果

(一)增加了语言的丰富性,充分体现了语言美
辞格本身是对语言进行调配以期收到尽可能好

的表达效果的一种有意识的、积极的语言活动。洛夫诗歌中的辞格可以使语言显得新奇、生动、深刻,增大语言的表意空间,体现出语言的四美——即联系美、均衡美、侧重美、变化美。如《有人从雾里来》一诗中,“他缩着躺在床上像一支刚熄的烟斗/叹息已成余烬……”,就运用了比喻的修辞,前者是明喻,后者是暗喻,前者将“他缩着躺在床上的样子”与“刚熄的烟斗”这两种本无关联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抓住它们奄奄一息、没有生机的共同特征,后者顺势将“人的叹息”比喻为“烟斗的余烬”,浑然一体,让我们体会到语言使事物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的魅力。

(二)引起读者的审美注意,吸引读者透过语言认识诗意的内涵

根据读者的认知习惯,新奇的东西更能引起注意。辞格在形式上、在表达方式上不同于普通的句子,而且在内涵上也更为丰富、深刻,辞格的使用可以吸引眼球,如《家书》这首诗中,“妈妈那帧含泪的照片/拧了30多年/仍是湿的”,这个诗句非常奇特,照片中妈妈含着泪,这是视觉,但诗人把视觉转化为触觉,说照片是“湿”的,而且“拧”也“拧”不干,让人有种时空交错的感觉,从而透过辞格体会到诗人其实是在表现妈妈所走过的岁月的艰难,读者在辞格的吸引下经过思考,于是诗意也就心领神会了。

(三)体现了诗人力图建立新的语言秩序,再造汉语之美的主张

洛夫的诗,是古典韵致与现代质素的融汇^[7]。“在一堆零碎的语言中,安排宇宙”(《诗人的墓志铭》),这是洛夫的宣言。洛夫对诗歌语言有着高度的自觉。洛夫用一种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方式,通过营造、熔铸新颖别致的语言,使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物闪闪发光,赋予其较高的价值和较深的涵义,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和回味无穷的震撼,他不是为诗歌语言而语言,而是为灵魂语言,为自由语言,为新生者命名,为常用者去弊,不断地变换字、词、句的排列方式,不断地破坏旧的语言秩序建立新的语言秩序,将汉字的张力、弹性、象征等长处发挥到极致,从而再造了汉字之美,使诗歌语言具有让人不能抵挡的魔力,这正是洛夫诗歌的魅力,也是洛夫的魅力。

洛夫作为当代世界华语诗坛的泰斗,对语言的运用有着非常高的追求。辞格在洛夫表情达意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增加了语言的丰富性,体现了洛夫独具魅力的语言艺术。因此,从辞格角

度研究洛夫诗歌的语言艺术,对于我们更好地掌握其语言技巧、理解诗歌内涵都很有帮助,同时,也有助于认识洛夫的诗歌主张。

[参考文献]

- [1] 洛夫. 我的诗观与诗法——《魔歌》诗集自序[M]. 中国:海天出版社,2014:115.
- [2] 洛夫. 诗的语言和意象[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88-90.
- [3] 余光中. 用伤口唱歌的诗人[M]//诗魔的蜕变. 台北:诗之华出版社,1991:104.
- [4] 董正宇. 衡岳文化与现当代衡阳作家群[J]. 南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8):118-122.
- [5] 董正宇. 洛夫与湖湘文化[J]. 南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11-15.
- [6] 沈奇. 重读洛夫[J].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1):18-21.
- [7] 陈仲义. 论洛夫诗歌的艺术型构[J]. 台湾研究集刊,2011(4):78-85.

On the Application of Rhetoric in Luofu's Poetry

QIU Ling, XIE Shu-q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in Luofu's poetry is full of change, full of tension and magic. The application of rhetoric in Luofu's poetry has great originality and is amazing. The types of rhetoric in Luofu's poetry are very rich. The use of rhetoric is appropriate. Language in Luofu's poetry is original and of modern and classical temperament. The application of rhetoric in Luofu's poetry has produced a unique aesthetic connotation.

Key words: Luofu; poetry; rhetoric; aesthetic of poetry